

世界之



一九八三年

- 美国的“梦幻工厂”
- 日本大相扑面面观
- 一个改容的间谍
- 你看见他了吗？
(小说)



世界

目录

封面	缅甸瑞喜贡佛塔		
世界	向国会灌注石油金钱 华尔街的“财神殿”	(美)《今日政治》杂志	1
经济	——纽约证券交易所 美国的“梦幻工厂”——贝尔实验室	(哥伦比亚)《万花筒》杂志 (英)《金融时报》	5 9
人物	主妇、母亲和红娘 ——女大法官桑德拉·奥康纳 盯着总统宝座的蒙代尔 “神圣的鸣啾之鸟” ——新西兰歌星基里·卡那瓦	(美)《妇女家庭杂志》 (美)《华盛顿邮报杂志》 (美)《读者文摘》	13 20 24
艺坛	音乐——我一生的支柱 多瑙河是蓝色的吗?	(日)《音乐之友》月刊 《今日奥地利》	31 34
拾零	音乐之乡巡礼	(日)《音乐之友》月刊	36
社会	谁来照料挂钥匙的孩 大墙后面——女流浪者 印度郡主的宠物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苏)《同龄人》杂志 《亚洲》杂志	41 44 47
侧影	用生命换取金钱 狗——一股强大的经济势力 今日的那不勒斯 法国海关的反毒品走私	(印尼)《精英》杂志 (法兰西晚报)杂志 《墨西哥》视界》杂志 《读者文摘》法国版	51 53 56 59
世界	迷宫——西德法兰克福机场 扑克牌收藏家 防备刺客的盾牌 希特勒的遗物	(西德)《斯卡拉》杂志 (美)《美国史料》杂志 (美)《读者文摘》 (日)《读卖周刊》	62 65 67 70
见闻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访问记 苏美宣传战 威廉·退尔之国——警惕的中立国 “长寿大学”——日本老人院采访记	(西班牙)《ABC》周刊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 (日)《政治家》月刊	77 80 83 87

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文 化 教 育	美国大学鼓励老教授退休	(美)《华盛顿邮报》杂志	90
	日本大妻女子大学	(日)《朝日杂志》	92
	革命中诞生的人	(苏)《接班人》杂志	95
	儿童宇航中心	(意)《优美》周刊	100
情 报 间 谍	一个改容的间谍	(法)《历史》杂志	106
科 技	星球大战打得起来吗?	(西德)《明镜》周刊	117
	电子计算机神话的破产	(日)《读卖周刊》	120
	奇妙之光	(西德)《明镜》周刊	124
卫 生	人体是怎样衰老的	(美)《先生》杂志	126
	福利病	(南)《新闻周报》	132
旅 游 风 光	缅甸的佛塔之城——蒲甘	(美)《地质》杂志	133
	“阿尔卑斯皇后”——伯尔尼高原	(奥地利)《新闻报》	135
体 育	日本大相扑面面观	(日)《飞翼》杂志	138
	西德的自行车热	(西德)《斯卡拉》杂志	147
	提高比赛成绩的旁门左道	(西德)《莱茵信使报》	151
知 识	音乐的力量	(苏)《知识》杂志	153
	“雪人”之谜悬而未决	(苏)《今日亚非》杂志	157
	蝴蝶热	(美)《美航》杂志	161
小 品	未来的城市	(意)《时代》	163
	巧克力史话	《读者文摘》瑞士版	165
小 说	你看见他了吗?	(美)艾伯特·P·特休恩	167
漫 画	(102) (103) (104) (105)		
其 他	牙齿里的音乐(33)		
	花样游泳——1984年奥运会比赛项目(64)		
	闲话椅子(69)		
	头巾传递信息(82)		
	人到太空身材长高(86)		
	斗牛士学校(116)		
	“空中诊所”(119)		
	越野交响乐(146)		

向国会灌注石油金钱

爱德华·罗德*

石油工业是一个富庶而强大的巨人，这并非是什么秘密。这是得益于，有人说是产生于，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在世界范围内来说，是从工业国家转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来说，几乎是从每一个人转向石油公司。石油公司（包括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及小型的独立公司）在美国的土地上构成了从未有过的、最大的财力集团。在目前的石油公司中，有许多子公司就比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3—1921 美国总统）和本世纪初的改革家们当时所攻击并终于解散了的那些托拉斯还要大。

金钱以如此巨大的规模集中便产生了权力，或至少产生了权力亲密的兄弟——影响，这也不是秘密。造成影响的方式常常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一个直接的、历史悠久的方式是向那些制定政策和批准法案的人提供竞选捐助。象石油公司这样现代和时兴的企业，捐款是它们仍在使用的老招数。确实，大量的石油使得这种古老的方式更文雅——各种公司既注意到法律又注意到它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并以极大的比率向国会灌注捐款，这使得石油工业成为联邦选举中最大的一家企业捐助者。

* 本文作者是华盛顿的自由撰稿新闻记者，——译者

石油捐款的总数是不可能查清的。虽然，“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规定有利于查询许多这类捐款，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找出捐款的真正来源。对于石油业给本届国会的捐款数目就有各种估计：一百一十万美元（据《国会观察》）、一百六十万美元（据《华盛顿邮报》）。《国会季刊》发现的数目更大，该刊报道说，1977年1月到1979年10月国会竞选得到的石油捐款总数达两百八十万美元。但是就这个数字来说，也有很大的保留。根据《今日政治》杂志的调查，与石油业有关的捐款者直接给本届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们的竞选捐款至少有三百九十万美元，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间接的馈赠（如通过民主党或共和党）和各种其他花销（如给竞选失败的候选人的捐赠）——这些开销加起来大概还要三百万美元。

如果说石油公司在放手散发财富的话，那么它们是以貌似公平的样子来做的。这就是说国会里几乎每一个人，不管他或她在石油问题上站在哪一边，都会得到一笔捐款。但是有些议员比另一些议员得到的多得多。识别石油工业在国会山的代言人，不仅要看他们的投票记录，还要看他们在竞选时所得到的石油捐款的数目。在这个等式中很难知道谁是鸡，谁是蛋；可以肯定的是，石油工业对于采取友好立场的议员的赏赐要大得多。

就党派而论，石油公司最喜欢的是共和党，总的来说，对于参议院要慷慨些（而参议院通过的法案一般都是较同情石油工业的）。三百九十万美元中，有两百三十万美元花在参议员竞选上。

在一百名参议员中，九十一名参议员每人平均接受的石油捐款超过了两万五千美元。共和党人显然是较大的获利者。

五十一名民主党参议员每人平均得到的石油捐款一万五千多美元；民主党参议员得到的石油捐款总数是七十七万余美元。四十一名共和党参议员中有四十名接收了石油工业的竞选捐款。

尽管有了竞选法律的改革，1978年国会选举所有资金中有近一半来历不明，候选人——非法的或靠钻法律条文的空子——拒而不报。有些政客说他们愿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当一名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被告知他从石油利益集团接受了五万两千三百零九美元时，他说，“很遗憾，你因为我不知道而告诉我得到了什么。使我高兴的是我已闻名全国。别的我确实不想知道。”

从石油利益集团转到政治候选人的钱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渠道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一个依据法律建立起来的基金会，它一般是向与公司、商业联合会或工会这样的利益集团有关的人募捐，然后用这些钱来影响选举。根据“联邦竞选法”，个人捐款的数目不得超过一千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给每个人每次竞选的捐款不得超过五千美元。然而，实际上的极限要超过那个数字的两倍或三倍。个人可以向许多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而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把钱转给其他一些政治行动委员会，这样，同一个候选人就可以从几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得到捐款。

石油工业政治行动委员会在1977年和1978年，作为直接捐款给在竞选中获胜的候选人的资助，占这些委员会总开支的一半，约一百五十万美元。有些石油公司资助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毫不掩饰它们捐款的最终目的。大陆石油公司是美国第九大炼油公司，该公司的立法事务主任说：“我们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目的是要改变国会的哲学结构。我们要用同意

自由市场、停止反对对石油的价格和分配进行限制的人来取代国会中那些主张进行限制的议员。”该公司院外集团的头目继续解释说：“我们从未认为我们是在收买表决票，我们收买的只是一些接近权力和对我们支持的报答。”

工业政治行动委员会对政治候选人已算是够慷慨大方的了，可是与石油公司有联系的个人给的钱则更多——小公司更是惊人的大方。例如，与昆塔那石油公司有联系的人为1977—1978年度国会竞选捐出了至少八万一千四百美元，仅次于美国少数几家最大的公司。

太阳石油公司不仅通过该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还通过拥有这个公司的家族捐款。约翰·G·普是这个公司创建人家族的继承人，在1977年和1978年，他和他的亲属向政治行动委员会、候选人和共和党捐款七万多美元。问他是否还与他出钱选上的参议员有什么联系，他气冲冲地反驳说他从不搞院外活动，“去它的吧。我七十七岁了，我不收买表决票。我是一个共和党人。但是如果我认为他们对石油工业无利的话，我他妈一分钱也不给，不管他们是不是共和党。”

美国独立石油协会的院外活动分子安德逊说：“我认为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只要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多数，就不需要去击败哪个对手，也就不需要在政治竞选中花一分钱。”然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石油业愿意继续花费千百万美元来建立那个稳定的多数。

（前进译自（美）《今日政治》

杂志，1982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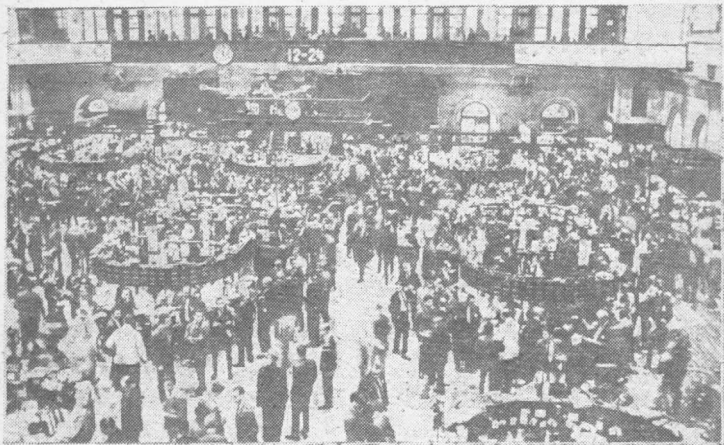
华尔街的『财神殿』

——
纽约证券交易所

上午九点五十分，我们来到纽约百老汇街和华尔街的交叉处，在这里，有一座具有古希腊巴台农神庙风格的金碧辉煌的大楼。大楼里面，有几百个系着领带，衣冠楚楚的人，他们操着令人难以揣摩的暗语、缩语；手上挥舞着一迭迭印有目录的纸张，口袋里装着用于证券交易的各种各样的纸片。

十点整，宽敞的大厅里响起了钟声，顿时，一片乌烟瘴气的气氛便出现在眼前：那些代理商、经纪人、经纪人助手、职员和电话员，有的在大声喊叫，跑东跑西；有的在书写一些稀奇古怪的数字；有的不停地打着电话并频繁地传递小纸片，暗使眼色，或者相互交谈几句之后发布指令和警告……这种混乱的局面每天都要持续六小时。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由于它位于华尔街，因此又以“华尔街”这一代名词为世人所知。那里有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标着数不清的股票名称，这些股票，分别属于两千一百多家美国公司和三十多家外国企业。

交易所的真正主人

什么人在这里进行股票交易呢？都是腰缠万贯的投资者吗？不完全是。如果你没有资本进行交易也不要紧，经纪人会借给你钱的。在交易所里，五分之四的股票交易是以信贷的方式进行的。在美国，这种贷款很容易得到，只需用现金支付你所购买的全部股票价值的一半就行了。如果你购买的股票上涨了，你可以把它抵押给你的经纪人，他会重新向你贷款。这样，贷款、抵押，再贷款、再抵押，可以连续不断地做下去。

但是，这种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地循环反复下去。如果股票下跌，经纪人就会对他的客户说：“就目前的行情，你的全部股票还抵不上你欠我的帐目，你要用现金来补偿这个缺额。”

碰到这种情况，往往有不少人惊慌失措。他们认为股票下跌

了，还是趁早抛出股票捞回现金为上策。这样一来，帮助了经纪人，毁掉了自己。

要是你把股票悄悄地在一个人由买空卖空的人支配的市场上零售，也同样得不偿失，因为这样做，会诱使别的股票拥有者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从而加剧股票的全面下跌。

1929年发生的著名的“悲惨的星期四”事件就是这个原因，这一事件使“华尔街”经历了它的历史上最为惨重的一次危机。

当然，操纵股票行情的还有其他的因素，诸如企业本身的变化，股息的分配，为了不使自己的股票被人家吞没而由若干个小企业联合起来采取统一行动，还有政府的经济政策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华尔街”的一些主要代理商，如梅里尔·林奇、萨洛蒙·布罗斯、戈德曼·萨奇、F·F·赫顿等等，他们与一些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中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是偶然的，与外界接触以掌握情报是在交易所获得成功的最根本的因素。1976年，一个经纪人通过与一家经营水泥企业交往，得知这家水泥企业将在达科他建立一座工厂，与此同时，他又通过政府中的人得知政府也决

定将在那一地区建筑一座重要的水坝，需要大量水泥。结果，这位经纪人不仅自己成交了一笔辉煌的交易，而且也使他的客户从中得到不少好处，他以自己的“远见”赢得了客户的赞誉。

纽约证券交易所共有一千几百个经纪人，他们垄断着交易所里各种证券交易，尽管他们没有掌握那里卖出买进的所有股票，但他们是交易所里真正的主人。

资本主义的象征

纽约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令人胆寒的庞然大物，是资本主义的象征。交易所的大楼是1903年由一个名叫詹姆斯·伦维克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造价为两百万美元。大楼的主要部分就是“交易市场”，在那里，经纪人房间排列成马蹄形，每间房间有十多名经纪人的助手，他们时刻都在执行“空头”与“多头”的指令。在他们背后，用户电报“滴滴嗒嗒”接踵而至，电视屏幕上一排排数字不停地闪动。

在交易所大楼外面，有些人把宣扬怎样发财致富的《华尔街日报》当作《圣经》细细揣摩，另一些人却在呼吁要求就业。就在这喧哗的人群对面，乔治·华盛顿

的塑像俨然而立，当年他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也在这个地方。这一情景构成了美国形象的三个部分：总统席位、《圣经》和美元。

“华尔街”已成为美国的经济支柱。目前，大约有一千三百万人在那里拥有大工业公司的股票，另有千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地依赖那里的股票。

“悲惨的星期四”

现在，生活舒适的千家万户总是不能从自己的脑中抹去一个阴影，即1929年10月24日那一天，那个遥远的然而记忆犹新的



纽约证券交易所外景

“悲惨的星期四”。

那一天，坚不可摧的“华尔街”的支柱如一匹负重过度的骡突然颤抖起来。在行情预告结束后不久，属于一千二百八十家美国最有名望的企业的股票突然急剧下跌。上午十一点，经纪人和汇集在指示牌前的股票商冷汗淋淋，惊恐万状；专职人员的脸色苍白恍惚，困惑不解的目光流露出重重疑虑。

行情牌子上每一个数字都是越来越快地往下跌，到中午十二点钟，已有两个银行家和一个经纪人因破产而自杀身死。下午一点三十分，一个满脸傲气、神情沮丧的人匆匆进入华尔街二十三号（摩根银行所在地）的大楼。他就是查尔斯·米歇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银行——“国家城市银行”总裁。米歇尔和一些大银行一起组成了一个金融“联营”，拼命地买进股票想阻止疯狂的下跌。

那天下午，尽管他们不惜花费数百万美元买进交易所的股票，结果也只是略微收住一些急剧下跌的势头。后来指示牌上亮出结帐数目，仅仅一个下午，卖出的股票比往常增加三倍，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更为糟糕的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属

于五十家最大企业的“热门股票”和证券出乎意料地贬值一半，这一危机导致美国几百万人破产。

股票交易占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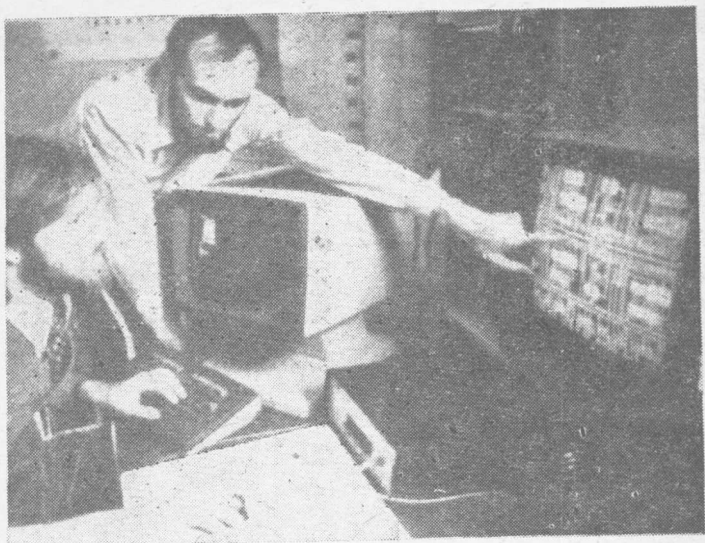
“悲惨的星期四”已经成为历史。今天，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出现了一种称为“股票交易占卜者”的人物。此人叫格兰维耶，几个月前他就散布，“华尔街”再次爆发危机的时刻即将来临。格兰维耶今年五十六岁，在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藏着一副狡黠的目光，他供认自己没有股票，但吹嘘他的占卜能保证他每年有六百万美元的收入。

去年某一天，他怂恿几千名他主办的《格兰维耶市场导报》的订户集体购买股票，数天后又叫他们卖出。这样使他的客户赢得了一些利润，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股票交易的混乱。

“华尔街证券委员会”注册挂名的股票交易分析家共有五千五百人，其中有一千二百人和格兰维耶一样都出版市场咨询导报。尽管在他们的指使下客户往往蒙受损失，但谁也无权对他们报道失实而追究他们的责任。

（余昌法译自《哥伦比亚》

《万花筒》杂志）



美国的“梦幻工厂”

——贝尔实验室

世 界上最大的电讯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实验室——贝尔实验室——素有“梦幻工厂”之称，因为许多“梦想”都可以在那里实现。

谁也不会认为改进电话服务的质量同“梦想”有多大关系，可是在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里，这项任务却提到几乎象宗教感召那样的高度。

技术力量雄厚

贝尔实验室的研究活动内容之多、范围之广，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其中许多研究活动的重要成果远远超出了电讯的范围。当前，许多美国人担心美国可能正在开始丧失发明创造的能力，但是贝尔实验室却毫不动摇地坚持追求技术上的至善至美，几乎

到了不计成本的程度。

1981年，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开支约为十六亿美元，研究范围遍及人类知识的许多领域，名目非常繁多，包括冶金、高速电子线路以及会说话的电子计算机，等等。与此相对比，英国政府1981年的研究与发展预算却不足两亿英镑。

贝尔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有两万二千人，其中一半人数有大学以上学位，集中的技术学者人数之多，是西方国家任何学术机构或大学所不及的。只有电子计算机工业的世界巨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人力与物力和贝尔实验室不相上下。

自从贝尔实验室在1925年成立以来，它的雇员中前后出了七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它曾取得一万九千多项专利权，其中一半以上仍然有效。它的法律部有九十名成员，大部分都忙于处理专利法方面的复杂问题。

硕果累累

贝尔实验室的有些成就几乎接近于科幻小说。它的两名研究人员由于首先发现宇宙的起源是两百亿年前一次“大爆炸”的结果，因这一科学证明而获得了诺

贝尔奖金。这一发现是偶然的，他们当时是在研究减少卫星通讯的背景干扰问题。

其他一些科学突破则有更大的实际应用价值。这包括：发明半导体、激光、太阳能电池、无线电高度保真、有声电影、射电天文学，以及早期的电子模拟计算机。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用来提高高射炮的命中率以对付德国的飞弹。

近年来很少真正重要的技术创新发明是在贝尔实验室以外实现的，其中之一是微型硅片，两家美国半导体公司：得克萨斯工具公司和费尔柴尔德公司正在争夺这项发明权。

贝尔实验室的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郊区名叫默里希尔的地方，那里绿树掩映，郁郁葱葱。那里的工作人员对于未能在微型硅片这项技术上率先突破有所遗憾。贝尔实验室负责科研的副主任布鲁斯·汉耐则说：“总不能样样都由我们包揽吧。”

他们所引为骄傲的是他们更出色的成就所带的光荣和美誉。但是贝尔实验室的经理人员们认为这些成就和发明只是他们主要活动的一小部分，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广大的

电讯服务部门——贝尔电话体系——不断的现代化和设备更新提供技术支持。

贝尔实验室大约有四分之三资金用于发展特殊产品和体系，实现已证明有效的技术工艺。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设备制造部门——西部电气公司，这几乎占去它一半的工作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及其下属的二十三个贝尔体系公司包揽了美国全国电话用户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贝尔实验室的工作基本上分为二，一半为应用研究：研究某一特定技术能否投入某种实际应用；另一半为纯科学研究。汉耐先生谈到这后一项研究说，这种研究活动的结果可能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内不会作实际使用，但那可以“捍卫我们长远的技术前途”。他说：“研究的作用之一是提供各种选择。就是说，当我们要在产品方面提出最终决策时，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选择最合适的技术。从事研究是一本万利的，即使研究并不表现出具体成果，也是重要的。”

贝尔实验室的标准是很严格的。一名工作人员有一次看到实验室正在对一台西德大众牌汽车

的柴油机进行“破坏性”试验，他问为什么要这样干，“大众牌汽车质量可靠，是举世公认的名牌车，不是吗？”正在搞试验的一名工程师回答说：“是的，但是我们要亲手证明绝对肯定。”

面 临 竞 争

贝尔实验室承担的研究计划是由一个等级森严的管理委员会决定的，但是据执行副总经理约翰·马约说，在发展方面的优先目标正越来越决定于贝尔体系对付日益紧张的竞争的需要。

新技术的多能和价廉吸引许多后起之秀打进电讯工业。贝尔实验室为了对付这些挑战，必须比前更加小心地集中力量使它保存的大量初步技术适用于具体的商业应用。

爱迪生曾经说过：天才是一分灵感和九十九分苦干。今天，把实验室里设想的一个好主意真正体现为一项实用的产品或市场活动，这个公式同样是适用的。

在贝尔实验室和电子工业的其他部门和机构，大量的苦干是编制软件：就是使电子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运转的详细指令。

不象微型硅片和其他电子组件的制造可以高度自动化，生产

软件还要使用大量人力。现在还找不到替代办法，还得靠大量极为熟练的技术人员把问题分解为有逻辑性的成份，并把它们翻译成微型代号——电子计算机懂得的密码语言。

除了电子计算机帮助设计以外，多年来软件的生产率没有什么提高，马约先生抱怨这是“现代技术中的阴暗面”。平均一名程序编制师的产量是每年编制三千至五千行微型代号，在今后几年内，美国需要增加几百万名程序编制师才能满足预计的需求。

贝尔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中几乎有三分之一从事软件工程。仅1980年一年它就招聘了两千名技术专家，一开始年薪就高达三万五千美元。

但是即使这样一支技术大军还不足以对付某些困难。其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计划中的“先进通讯服务”，它可以使任何型号的电子计算机同其他机器联络通讯。贝尔实验室对这项工程已研究若干年，认为其复杂性不亚于在联合国设计一套自动化同声传译设备。

贝尔“帝国”与托拉斯

贝尔实验室在竭力对付这些

复杂的技术问题的同时，它还得被迫面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帝国”发生重大动荡的可能性：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正在法庭上同美国政府司法部提出的一宗巨大的反托拉斯案进行抗争，司法部旨在把贝尔“帝国”分散成若干个独立部门。

1982年1月5日美国司法部终于解决了这宗长达八年的反托拉斯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同意把它价值一千三百四十亿美元的资产出售三分之二。人们认为这是一宗历史性的裁决，堪与1911年洛克菲勒家族被迫把巨大的美孚石油公司分割成三十三个子公司一事相比。这样的解决也为美国电讯业打开了新的一章，范围缩小而相对加强了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将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塞罗克斯公司等争夺电子信息传递领域的领导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二十二个地方电话公司将分离出去，但是新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将仍然保持它纵向结合的“帝国”——贝尔实验室是它的研究部门，西部电气公司是它的制造部门，加上长途电话部门，以及销售与服务部门。

(宾子译自(英)《金融时报》)



主妇、母亲和红娘

——女大法官

桑德拉·奥康纳

她 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法官，也是一位忠实的妻子、慈爱的母亲，一个迷人的主妇和天生的红娘！

保持女性特征

她的一张写字台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这间办公室高达十五英尺，四周墙壁镶板上刻着精细的花纹，虽然是国家机关的办公室，然而却给人以温暖、亲切的感觉，大理石壁炉里生着旺火，再配上色彩鲜艳的地毯，更是光彩宜人。在巨大书橱里排列着的上千册皮面精装书籍中，偶尔也放着一些电烫头发的夹子。

这些卷发夹子放在一个前不久还是只有男人使用的办公室里，确实是个奇怪现象，但是对桑德拉·奥康纳，美国最高法院最新的法官，也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女人来说，她并不想隐讳自己的女性特征。桑德拉是个有才智的律师和立法委员，她在历史上的地位已经得到肯定，然而桑德拉也是一位贤妻良母，是个多才多艺的家庭主妇。她是三个男孩子的妈妈，今年(1982)五十二岁，是美国最受爱戴的妇女之一。

她对采访记者谈到了自己的工作，也谈到私生活。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我的新职位并没有改变我和别人的交往，”桑德拉用一种引人注目、但又使听者感到亲切的口吻解释说，“当人们最先开始和我讲话时，可能会有些神经紧张，但不久他们就很自然了，我自己也是如此。哦，也许开头有些拘谨，但我想他们很快就不再这样了。我从没有想到我的任职会对全国人民来说有多大影响，他们只不过看到这次被任命的是位妇女，妇女也享有无限的机会。这对母亲考虑女儿今后的前途，或是做女儿的考虑自己问题，是很重要的。”

冲破障碍

桑德拉法官深知现在比起三十年前，妇女就业的机会要多得多了。三十年前，她从史丹福法学院毕业，就以优异成绩，荣誉地加入“高级律师协会”（它只接受成绩优秀的法学学生），并在《史丹福法学评论》上获得一定地位。可是当时加利福尼亚州没有一家公司肯雇用一位女律师。只有洛杉矶的“吉布森、邓恩与克拉彻”事务所肯给她一个工作，当一名“法律秘书”！

桑德拉所以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成为亚利桑那州的立法委员，并且后来成为该州参议院第一位女议长，以及当上审判法官，说明她没有让那些顽固的障碍拦阻她前进。

很明显，是她的决心、毅力与智慧使她达到自己职业的最高峰，但除此之外，她的丈夫却是她越过这些障碍的坚强支持者。她丈夫约翰·奥康纳也是律师，一直是全力支持他的妻子的。事实上他在她的事业取得进展之前，在工作上已有地位，去年他已经在华盛顿一个法律事务所得到了新职务，他只是分享妻子的成功，并没有受到什么威胁。